

基本館藏
列

39605

寧

論“左派”幼稚性和 小資產階級性



列 寧

論“左派”幼稚性和 小資產階級性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О «ЛЕВОМ» РЕВЯЧЕСТВЕ

И О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ОСТИ

本書以聯共（布）黨報《列寧選集》第十三卷的譯文為基礎，根據《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的原文校訂了一次。

列 寧

論“左派”幼稚性和
小資產階級性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電話：1753·757×1,9151/33·1 $\frac{1}{4}$ 印張·24,000字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價：0.11元

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

「左派共產主義者」這個小集團的刊物「共產主義者」(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日第一期)和他們的「提綱」之出版，極好地證實了我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那本小冊子裏所說的事。那種有時隱藏在「左的」口號下面的擁護小資產階級放蕩頹廢的行動的完全幼稚，在政治著作中再找不到比這更明顯些的證實。研究「左派共產主義者」的議論，是有益而必要的，因為這些議論表徵着目前時局的特性；這些議論從消極方面非常明顯地表明了這個時局的「關鍵」；這些議論是有教育意義的，因為我們所面對的人是那些不了解時局的人中間的最好的，他們在知識方面和忠實方面，都遠遠高過犯有同樣錯誤的那些平庸代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一

「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以政治——或更起政治作用的——團體的資格，給我們提出自己「關於目前時局的提綱」。將自己的觀點和策略的基本原則聯貫地完整地敘述出來，——

這是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習慣。而且這個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習慣，有助於揭破我們的「左派」的錯誤，因為單是斷斷爭辯——而非侃侃而談——這就已經揭露出這種議論是站腳不住的。

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關於締結布列斯特和約是否正確這個老問題的那許多諷刺、暗語和遁辭。「左派」不敢爽直地提出這個問題，他們滑稽地東扯西拉，道理層出不窮，分明沒有理由也要尋出理由來，搜索各種「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他們的思想漫衍到一切問題上面去，總力圖不看見它們自己在互相打架。在黨代表大會上有十二票反對和議，有二十八票贊成和議，這個數字，「左派」很殷勤地引用着；可是關於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黨團內好幾百表決票中，他們還沒有得到十分之一的票數的這個事實，他們却很謙遜地緘默不言。他們創造一種「理論」，說贊成和議的是「疲憊的失掉階級性的」人們，而反對和議的則是「經濟上較有生氣和對糧食供應有較好的保證的南部地區的工人和農民」……這種說法，如何不令人發笑？他們關於全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贊成和議的表決案一聲不響，關於俄國過去反對和議的、標本式小資產階級的和失掉階級性的政治混合體（左派社會革命黨）的社會性質和階級性質一字不提。這純粹是小孩式的玩意，想用可笑的「科學」解釋，來蒙蔽自己的破產。來蒙蔽事實，而只要把這些事實列舉出來就足以證明：當時正是一些失掉階級性的、黨內知識分子的「頂峯」和上層人物用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空談的口號來反對和議，而當時贊

成和議的則正是工人和被剝削的農民羣衆。

但是，不顧「左派」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上述一切聲明和道辭，簡單而明顯的真理却終於給自已打開了前進的道路。「和約的簽訂——該提綱作者不能不承認——暫時減弱了帝國主義者進行國際勾結的意圖」（「左派」的這種說法還不確切，可是這裏無暇研究不確切之處）。「和約的簽訂，已經使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搏鬥更加緊張了」。

這就是事實。這就具有決定一切的意義。所以當時反對簽訂和約的人，在客觀上就是帝國主義者手掌上的玩具，落入了帝國主義的陷阱。因為在包括幾國的、其強力足以戰勝國際帝國主義的國際的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爆發以前，已在一個國家中（尤其是在一個落後的國家中）獲得勝利的社會主義者的直接責任，就是不要同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戰鬥，而要力求迴避戰鬥，以等候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搏鬥更其滅弱它們自己的勢力，而使其他各國的革命更其迫近。我們的「左派」在一月、二月和三月間，沒有了解這個簡單的真理，就是現在他們也還不敢公開承認這個真理；可是這個真理却不顧他們的一切糊塗混亂而給自已打開了前進的道路，這種糊塗混亂就是：「一方面不能不覺悟到，另一方面應該承認」。

「在臨來的春季和夏季內，——『左派』在自己的提綱中寫道，——帝國主義體系必定會開始崩潰，要是德國帝國主義贏得當前戰局的勝利，這個崩潰也只能延緩一下，並且那時會以更其劇烈的形式表現出來」。

這個說法更加像孩童樣的不適當，儘管如何玩弄着科學態度。孩童們原是這樣來「理解」科學的：似乎科學能够斷定在哪一年內，在春季和夏季或秋季和冬季內，「必定」「開始崩潰」。

費盡心機想去判明無從判明的事體，那是荒謬。決沒有任何一個莊重的政治家會說：「體系」在什麼時候「必定開始」某種崩潰（況且這個體系已經開始崩潰，而問題是在各個國家內爆發的時機）。但是，在隨和約簽訂而來的「喘息」開始以後一個月的現在，其他較先進各國的革命的爆發，已較一個月或一個半月以前更加臨近於我們，——這一個無可爭辯的真理却不願這種幼稚得可憐的說法而給自己打開了前進的道路。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主張和議的人，當時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歷史已經證實他們是正確的，他們曾諄諄教導那些崇尚浮誇的人們：必須善於估計力量的對比，不要幫助帝國主義者，不要在社會主義力量還薄弱的時候，在戰鬥的機會顯然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時候，使帝國主義者易於同社會主義作戰。

但是，我們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他們也愛自稱為「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者，因為他們特別少有無產階級的氣味，而特別富有小資產階級的氣味，——却不善於想到力量的對比，不善於想到估計力量的對比。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策略的關鍵即在於此，而

「左派」却只顧說着下述一類的「高傲的」空話而完全沒有把這「關鍵」放在眼裏：

……「不振作的『和平心理』在羣衆中深深地浸染起來了，這是政局的客觀事實……」

這簡直是寶貝！在三年最痛苦最反動的戰爭以後，因為有蘇維埃政權及其正確的不迷於空談的策略，人民得到了一個很小很小的、十分小的、不鞏固的和很不充分的喘息，而妄自尊大的「左派」知識分子却含意深遠地說道：「不振作的（!!!??）和平心理在羣衆中（??）深深地浸染起來了（!!!）」。我在黨代表大會上說過，「左派」的報紙或雜誌不應該名爲「共產主義者」，而應稱爲「貴族」^①，我這種說法難道不正確嗎？

一個稍微懂得勞動者和被剝削羣衆的生活條件與心理的共產主義者，難道可以墮入標本式的失掉階級性的具有貴族情緒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這個觀點，認爲「和平心理」是「不振作的」，倒把揮舞紙劍看作是「奮發有爲」嗎？因為我們的「左派」不顧人所共知的、並爲烏克蘭戰爭所再度證明了的事實，這正是揮舞紙劍；這個事實就是：受了三年戰爭痛苦的人民，如果得不到喘息時機，就決不能繼續作戰，如果無力在全國規模上組織起來，則戰爭常會產生小私有者的渙散的心理，而不是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的心理。我們從「共產主義者」雜誌上到處都可以看出：我們的「左派」完全沒有無產階級的鐵的紀律以及如何培養成

這種紀律的觀念，他們浸透了失掉階級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心理。

二

可是，也許「左派」關於戰爭的這類空話不過是一種幼稚的熱情，而且事關過去，因此並沒有絲毫政治意義吧？有些人這樣為我們的「左派」辯護。但這是不對的。如果想自居於政治領導地位，就要善於周到地考慮政治任務，而「左派」因為沒有這種能力，所以就變成一些毫無定見的搖搖擺擺的說教者，而這在客觀上只有一個意義：「左派」以自己的搖擺不定幫助帝國主義者挑唆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去進行顯然對它不利的戰鬥，幫助帝國主義者把我們拉入陷阱。請聽一聽吧：

……「既然離開世界革命的道路，不斷地迴避戰鬥，對國際資本的進攻實行退却，向『本國資本』讓步，那俄國工人革命就不能『苟全』」。

由這個觀點看來，必須採取堅決的、階級的、國際的政策，而這種政策要跟用言論和實際所作的國際的革命宣傳結合起來，並且必須加強同國際社會主義（而不是同國際資產階級）的有機聯系」……

關於這一段文字裏對國內政策所作的攻擊，我將在後面另外來談。現在請看看對外政策方面的這種口頭上的放肆以及實際上的怯懦吧。在現時，每一個不願意做帝國主義挑唆的工

具和不願意墮入陷阱的人，應該執行什麼策略呢？每個政治家對於這個問題都應作明白而直爽的答覆。我黨的答覆是衆所共知的：在現時應當退却，應當迴避戰鬥。我們的「左派」不敢作相反的回答，却來放空砲：「堅決的、階級的、國際的政策」！！

這是欺騙羣衆。如果想在現時作戰，就請直爽地說出來。如果不願在現時退却，就請直爽地說出來。否則，就你們客觀的作用講來，你們就是帝國主義挑唆的工具。而你們的主觀「心理」就是憤激發狂的小資產者的心理，這種小資產者儘管假作頑強，虛張聲勢，却深切地感覺到：無產階級實行退却並力求有組織地退却，是正確的，無產階級估計到在沒有力量的時候應該（在西方和東方帝國主義面前）退却，甚至退到烏拉爾一帶，這是正確的，因為在西方革命正在成熟的時期中，這是取得勝利的唯一機會，而這個革命雖不是「必定」（哪怕「左派」如何妄談）在「春季或夏季」開始，可是它却一月比一月地更加臨近，更加可靠。

「左派」沒有「自己的」政策，他們不敢宣佈現時退却是不必要的。他們翻來覆去，玩弄字眼，拿「不斷」迴避戰鬥的問題來代替現時迴避戰鬥的問題。他們光吹着肥皂泡：「用實際作國際的革命宣傳」！這表示什麼呢？

這只能表示下面二者之一：或者是諾士德列夫◎習氣，或者是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爲目

◎ 諾士德列夫是果戈里的小說「死魂靈」中所描寫的一個小地主，是一個少有的吹牛家、吵架家、造謠家和小騙徒。——譯者註

的的攻擊戰。這種胡說不能公開講出來，所以「左派」共產主義者不能不藉最響亮最空洞的詞句來作掩護，以求避免一切有覺悟的無產者譏笑他們；他們以為，不細心的讀者或許會看不出「用實際作國際的革命宣傳」這句話的真正意義。

誇誇其談，——這是失掉階級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界的特性。有組織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者，對於這種「習氣」，定要給以懲罰，至少要以蔑視和撤銷其一切負責職務。應該簡單、明白、直爽地向羣衆講明這個沉痛的真理：武力派在德國又會佔上風（就是說會立刻轉而向我們進攻），德國會與日本一起根據正式的或默認的協商來瓜分我們，勒死我們，這是可能的而且甚至是很可能的。如果我們不願意聽從空喊的人們，那末我們的策略就是：靜候、拖延、迴避戰鬥、退却。如果我們丟開空喊的人們，並「振奮起來」，而建立真正鐵的、真正無產階級的、真正共產主義的紀律，那末，我們便會有真正的機會來贏得好幾個月的時間。那時，甚至就是退到了烏拉爾（這是最壞最壞的情況），我們也有促成我們的同盟軍（國際無產階級）走來援救我們的可能，「越過」（用賽跑的話來講）革命開始爆發與革命之間的距離的可能。

實際上，這樣的而且只有這樣的策略，才能加緊國際社會主義一個暫時處於孤立地位的隊伍與其餘隊伍間的聯系；而你們呢，親愛的「左派共產主義者」，老實說，你們只是「加強」一個響亮詞句與別一個響亮詞句間的「有機聯系」。這是很不好的一種「有機聯系」呵！

親愛的朋友，我講給你們聽，爲什麼你們會弄出這個不幸的事體，這是因爲你們對於革命口號多是背誦死記，而少加思索。這使得你們將「保護社會主義祖國」這句話加上引號，這個引號大概是要用來表示你們的譏諷，可是實際上它正表示出你們思想糊塗。你們習慣了認爲「護國主義」是卑鄙醜陋的東西，你們背誦了死記了這一點，你們把這一點記得如此爛熟，以致你們中間有些人弄得這樣荒謬，以爲保護祖國在帝國主義時代是不可容許的（實際上，只是在資產階級所進行的帝國主義的、反動的戰爭中，保護祖國才是不可容許的）。但是你們沒有仔細想想：「護國主義」爲什麼是並且在什麼時候才是醜陋的。

承認保護祖國，這就是承認戰爭的正當性和正義性。什麼觀點下的正當性和正義性呢？只有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及其爭取自己解放的鬥爭的觀點之下，其他的觀點，我們是不承認的。如果是剝削者階級爲了鞏固自己的階級統治而進行戰爭，這就是罪惡的戰爭，而這種戰爭中的「護國主義」是卑鄙行爲，是叛賣社會主義。如果是已戰勝本國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爲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而進行戰爭，那末這種戰爭就是正當的和「神聖的」。

我們是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的護國派。我會十分明確地一再講過這一點，你們也不該反駁這一點。正是爲了要「加強」與國際社會主義的「聯系」，就必須保護社會主義祖國。誰要是輕浮地對待無產階級已獲勝利的國家中的國防，他就破壞了與國際社會主義的聯系。在我們還是被壓迫階級的代表時，我們不曾輕浮地對待帝國主義戰爭中的保護祖國，我

們在原則上否認了這種保護。而在我們已成為開始組織社會主義的統治階級的代表時，我們就要求一切人都嚴肅地對待國防。嚴肅地對待國防，這就是說要切實作準備並嚴密地估計力量的對比。如果力量顯然不夠，那末最重要的國防手段就是退到國內腹地（誰要是認為這只是臨時作出來應急的牽強附會的公式，那末，他可以去讀一讀克勞塞維茲『這個老頭子——偉大的軍事著作家之一——關於此事的歷史教訓的總結的著作』）。而「左派共產主義者」絲毫不像是懂得力量對比這個問題的意義。

當我們過去在原則上是護國主義的敵人時，我們有權利譏笑那些好像是爲了社會主義的利益而想「保護」自己祖國的人們。而在我們已經得到做無產階級護國派的權利時，——問題的整個提法就根本改變了。我們的責任就是最精確地估計有關的各方面的力量，最謹慎地度量我們的同盟者（國際無產階級）能否趕得及。資本的利益就是要在全世界的工人還沒有聯合起來（在實際上聯合起來，即是開始革命）以前，將敵人（革命的無產階級）各個擊破。而我們的利益，則是要盡一切的努力，利用甚至最小的機會，來使決戰推延到一個偉大的國際軍隊的各支革命隊伍有這種聯合的時候（或者推延到有這種聯合以後）。

三

我們現在來談談我們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在國內政策方面的厄運。我們看到他們關於

目前時局的提綱中的這類詞句，實在禁不住要發笑：

……「只有實行最堅決的社會化，才能有計劃地利用保全下來的生產資料」……「不是向資產階級及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卒投降，而是要完全打倒資產階級和徹底粉碎怠工」……

親愛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他們堅決性那麼多……而思考力却那麼少！所謂「最堅決的社會化」，這是什麼意思呢？

在國有化問題、沒收問題上，可以有堅決的或者是不堅決的態度。可是關鍵却在於：要由國有化與沒收過渡到社會化，哪怕有世界上最大的「堅決性」，也是不夠的。我們的「左派」的不幸，就在於當他們天真地、幼稚地聯綴「最堅決的……社會化」這些字樣時，暴露了他們完全不了解問題的關鍵，不了解「目前」時局的關鍵。「左派」的厄運，就在於他們沒有看到「目前時局」的實質，由沒收（在實行沒收時，政治家的主要品質就是堅決性）過渡到社會化（要實行社會化，却需要革命家有別種品質）這種過渡的實質。

昨天時局的關鍵，在於盡量堅決地實行國有化，實行沒收，打倒資產階級，粉碎怠工。而在今天，却只有盲目的人才看不到：我們所已國有化了的、沒收了的、打倒了的、粉碎了的，要多少，我們已來得及加以核算的。而社會化與簡單的沒收不同的地方正在於：實行沒收只要一個「堅決性」，沒有正確核算和正確分配的才能也行；而實行社會化，沒有這種才能是不行的。

我們的歷史功績，就是我們昨天（明天也會如此）實行沒收時，打倒資產階級和粉碎怠工時，我們曾是堅決的。如果今天，在「目前時局的提綱」中寫到這一點，這就是面向過去和沒有了解轉到將來的這個過渡。

「……徹底粉碎怠工……」這就是他們找到的任務！可是我們這裏的怠工現象，已經完全「粉碎」了。我們所不夠的，完全是別一件事情，這就是：進行核算，決定哪些地方應該安排哪些怠工者，組織自己的力量去施行監督，比如說，使一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或監督人，去監督一百個來為我們服務的怠工者。在這種情況之下，亂叫什麼「最堅決的社會化」、「完全打倒」、「徹底粉碎」，這就是無的放矢。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本性，就是不知道：打倒、粉碎等等手段對於社會主義是不夠的，——只有狂熱憤恨大私有者的小私有者，才認為這就夠了，但無產階級革命家，無論何時都不會墮入這種錯誤。

如果我們上面所引的詞句，不禁使我們微笑，那末「左派共產主義者」的新發見就簡直要引起呵呵大笑了。照他們說，在「右派布爾什維克傾向」之下，蘇維埃共和國有「演進到國家資本主義」的危險。這回他們可真嚇倒人了！而「左派共產主義者」多麼熱心地在自己的提綱中、在自己的論文中，再三重複着這個駭人的發見……

可是他們却從沒有想想：國家資本主義對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內現時情況而言，別寧是前進一步。如果在大約半年內，在我國採行了國家資本主義，那就會是一個極大的勝利，並且

能够最有效地保證經過一年以後我國社會主義將徹底鞏固而成爲不可戰勝的。

我料想得到，「左派共產主義者」將以怎樣高貴的義憤來鄙薄我這幾句話；他將在工人面前給予「右派布爾什維克傾向」以何等「致命的批評」。怎麼哪？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內過渡到國家資本主義去，竟是前進一步？……這豈不是背叛社會主義麼？

「左派共產主義者」在經濟問題上的錯誤的根源正在於此。所以對於這一點，我們正應該更詳細地來研究一下。

第一，「左派共產主義者」沒有了解，使我們有權利和根據來自稱爲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這個由資本主義轉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究竟是怎樣的。

第二，正因爲他們沒有看到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乃是我國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這就暴露了他們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性。

第三，他們拿出「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字眼來嚇唬人，這樣就泄露出他們自己不了解蘇維埃國家在經濟上是與資產階級國家迥然不同。

現在我們來把這三種情形加以考察。

我想，恐怕從沒有一個人研究俄國經濟問題時否認過這個經濟的過渡性質。我想，也從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否認過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名稱就是表示蘇維埃政權是決心要過渡到社會主義去，而決不認爲新經濟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

那末過渡這個名詞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個名詞在應用到經濟問題的時候，是不是說，在現有制度中既有資本主義的成分、部分和碎片，也有社會主義的成分、部分和碎片呢？任何人都會承認：是這樣的。可是並不是每一個承認這一點的人都會去思考俄國現有各種社會經濟結構的成分究竟是怎樣的。而問題的全部關鍵就在這裏。

讓我們將這些經濟成分列舉如下：

- (一) 宗法式的、即頗大程度上是自然的農民經濟；
- (二) 小商品生產（其中包括大多數出賣糧食的農民）；
- (三) 私人資本主義；
- (四) 國家資本主義；
- (五) 社會主義。

俄國如此遼闊廣大，如此形形色色，以致社會經濟結構的各種類型都錯綜在這個國家裏面。而目前形勢的特點，正是在這裏。

現在要問一問：究竟是哪些成分佔優勢呢？很明顯的，在一個小農國家中，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佔優勢，而且它也不能不佔優勢；農夫的大多數，甚至極大多數，都是小商品生產者。因而，在我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外壳（糧食壟斷，國家對企業主和商人、資產階級的合作社手的監督），會時而此處、時而彼處為投機者所衝破，而投機的主要對象，就是糧食。